

砸碎铁锁举红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砸碎铁锁举红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65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李順达、耿长鎖、馬恆昌、饒兴礼、莫尔格策、李墨林、張富貴、陈双田等八位著名劳动模范的家史。这些劳动模范是我国工农业战綫上光輝的旗帜，他們的英雄事迹已传遍全国，但他們过去在旧社会所受的种种苦难却很少有人知道。本書着重描写解放前他們在封建主义、資本主义、帝国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，受尽了剝削和折磨的悲惨境遇，以及当时他們所表現的反抗精神；同时也写到解放后他們如何在党的领导下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，在工农业战綫上作出了出色的成績。

通过劳动模范的亲身經歷，青年讀者可以認識黑暗腐朽的旧社会給予劳动人民的无数苦难，从中获得階級和階級斗争的知識，学习劳动模范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場、充沛的革命热情和頑强的革命意志，以及他們优秀的革命品質。

砸 碎 鐵 鎖 舉 紅 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 6 7/8印张 105千字

1964年9月北京第1版 1965年2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100,001—200,000 定价(5)0.43元

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

统一书号：10009·547

定价四角三分

目 次

太行人.....	方聞紀整理	3
——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順达家史		
路.....	刘怀章整理	33
——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耿长鎖家史		
車床边的风云.....	兵 家整理	54
——全国工业劳动模范馬恆昌家史		
我的青年时代.....	王利族 王問君整理	81
——全国农业劳动模范饶兴礼家史		
“胡尔”琴上訴悲欢.....	郑智为整理	98
——全国农业劳动模范(蒙族)莫尔格策家史		
种菜人的甘苦.....	白 夜整理	114
——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墨林家史		
“望飯台”边一家人.....	张太連 王 芃整理	135
——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张富貴家史		
革命的人.....	江山娇整理	158
——浙江省农业劳动模范陈双田家史		

太 行 人

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順达家史

方 聞 紀

刚过立冬，太行山上紛紛揚揚下了一場瑞雪，坡里沟里洁白一片，房前屋后的山菊花，透过雪被，金黄灿灿地更显得精神啦。

我們是专程来拜訪全国劳动模范、金星奖章获得者李順达同志的，可巧，这时他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會議去了。他的大女儿李新娥在家。她是个初中毕业生，現在正在家乡参加劳动。胖敦敦的个儿，見了我們一点也不靦腆。她帶着我們串过几道山沟，參觀了順达同志的旧居。两孔破窑洞，一个小院子。接着又參觀了苹果园，葡萄园，和那波光粼粼的水庫。在被人們称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俱缺的太行山脊上，能看到这一些，多耐人寻味，发人深思；但是，更发人深思的是李新娥引我們看的那块一人高的石碑。这碑，既无龙凤盘螭，又非名家書法；碑文呐，一不記丰功伟績，二不記官銜权势，記的是一个农民的苦难經歷。

“我祖原籍河南省林县东山底，貧农家庭。当

此封建統治，無奈全家四外求生。三子發泉，全家于一九二八年遷居山西省平順縣西溝村落戶，忍受封建地主盤剝。幸而在一九三八年共產黨來後，才得百花齊放，推陳出新。”

這就是全國農業勞動模範李順達的家史梗概。下面就讓我們來詮釋一下碑文。

—

一九二五年春天，李順達十一歲了。

十一歲的孩子，又老實又穩重。個兒矮矮的，成天露着黑油油的脊梁，不是揹着破籃子，下地挖野菜拾柴禾，便是在家照顧弟妹妹妹。

河南林縣一帶，人稠地窄。李順達的祖父生下七個兒子，全家長幼三十口人，滿共十六七畝薄地。逢上風調雨順的年景，好歹鬧個糠菜半年糧，若是遇上災年，交了租子，納了苛捐雜稅，就連鍋都揭不開了。順達的父親，排行第三，自幼學成一手巧匠活，掄錘子，揮板斧，抹泥刀，哪樣不能。打從十歲開始，就背着匠人的傢伙，翻過太行山，走壺關，圍晉城，一年三百六十日，冒着風霜雨雪給人蓋房修屋，只有逢年過節時，才回家來看看家人。

這一年，李發泉兄弟分了家。水流三股薄，分到發泉名下，只有一畝多地，几斗雜糧，還有一筆陳債。八個油罐七個蓋，補了東牆塌西牆，眼看六口人怎么也拉扯不下去了。晚上，等孩子們睡靜了，爹和娘坐在炕頭合計着：

“玉芝，家里难！順达也能干些活啦，讓他跟我到山西赶嘴去吧！”

順达娘吱嚙吱嚙地搖着紡車，一听丈夫的話，停了手。心里一陣酸，半晌才說：

“孩子太小，出远門我不放心，再說，我身边也离不开他。”說着，眼泪撲簌簌地往下掉。

“真是娘儿們的見識，孩子跟着我，好歹顧上一张嘴，也能減輕一些家里的負担！”

三說两說，娘心动了，觉得話也在理，咬一咬牙說：“去吧！”

第二天晚上，娘守着油灯，給順达补了补筋筋条条的衣服，掌了掌露出脚趾的烂鞋，用布袋装上几个糠窝窝。待到鸡叫头遍，发泉背上鐮斧，拉着順达上路了。娘怀里抱一个，手上牵一个，送丈夫和儿子到了村边。想到父子俩此一去，不知是凶是吉，眼眶里禁不住流出热泪……。

順达随着父亲，走出村子十几里后，便步步登高爬上了太行山。一路上，翻过多少山头，爬过多少沟谷，豆大的水泡磨得滿脚板都是，順达咬咬牙，二話沒說，悄悄地摘根柴刺，挑破了血泡，随着父亲，直奔晋城而去……。

晋城旧名泽州府，是山西河南之間的交通要道，也是山西省南部的門戶。城里有錢有势的財主、紳士麇集，因此，市面“繁华”。多年来，发泉就在这一带謀生，因为为人豪爽，講究义气，方圆二十里的手艺人，誰不知道李发泉师傅。

那年頭，軍閥混戰，兵荒馬亂，正兒巴經的人家，哪里蓋得起房，請得起工，發泉一日打魚，三日晒網，只好對付着過日子。

後來，有個在閻錫山手下當縣長的“紳士”，刮滿了民脂民膏，要招匠人蓋一院房。發泉邀了些匠人，攬下了活。順達干不了修房蓋屋的活兒，發泉費盡了千言萬語，給找了個營生，替財主家看孩子。財主家的孩子花樣多，嬌氣大，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，一個不對，拳打足踢。高興了，逼着順達趴在地上當馬騎。順達一生氣，不干了。就留在父親的身邊，搬搬磚，提提泥，慢慢地，力氣長了，活兒也學到了點門，成了個半把手，干兩天活，能賺一個全工資。父子倆感到心滿意足，誰知這時候，發生了一樁意外的事！

那年，閻錫山聯合別的軍閥，和蔣介石爭權奪利搶地盤。閻錫山為了鞏固他土皇帝的江山，撥了大筆經費，擴建晉城的城牆。一聲令下，全城的泥木匠人，一個不拉全被強逼去修城牆。

發泉明知道這是虎口里取食，刀刃上走路，和旁伙計們合計說：

“給官家干活，沒個好下場，大伙看咋辦？”

大伙說：“胳膊擰不過大腿，誰敢說不去哩！”

那是端午節前后的日子，匠人們脊梁晒得像塊黑油布，汗水從頭頂淌到腳趾窩。忽然天昏地黑，瓢潑的大雨劈頭蓋腦地淋下來，城牆上淌着淤泥，滑溜溜地站不住腳，工匠們摔倒，爬起，渾身就像個掉在水里的泥菩薩，想歇一天工，

等雨住了再干活，可是监工抽着鞭子說：“軍令如山，誤了工期要你們的腦袋！”

眼看到了完工的日子。监工的狗腿子来到工地驗收。他歪戴着軍帽，嘴上叼着紙烟，顛顛跛跛地围着城墙东轉轉，西晃晃，沒挑出一点毛病。到了驗看炮眼时，他眉头一皺，“呸”地一声吐掉了紙烟，抽出笔来在紙烟盒上画了个方框。发泉在一边看着他的神色，心里正納悶，忽然听得那狗腿子說：

“下午到办公室来一趟！”

发泉想：該是讓去算工資賬了吧！

到了办公室，发泉還沒张口，监工的“啪”一击桌子，說：“城墙的炮眼为什么用破砖垒呢？”

“老总，这有尺寸的呀，不用半截砖垒不合尺寸！”发泉理直气壮地說。

“混賬，明明是欺騙官家，还强辯什么！”

发泉是个宁折不弯的人，吃不住軟的可頂得住硬的，听了监工的搶白，肚子里早憋了一股火，强抑着說：

“老总，咱干手艺也不是一天两天，說咱欺騙官家，咱担不起，說活儿干得不好，可以找人評評，工錢呐，你先給开了吧，大伙儿家有大男小女，都等着买粮食下鍋哩！”

监工的火上加油，算盘一拍說：“不問你的罪，还想要錢，放肆！”三角眼一瞪，头一扭，早有两个帶盒子枪的卫兵，把发泉連推带搯地轟出門去。

发泉气呼呼地回到工地，把实况和大伙一說，大家肚子

都快气破了。有人无可奈何地说：“算了吧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！”有的说：“有理敢和官斗，咱备下状子到衙门里告去！”

大伙儿想错了：那年头，理是穷人的理，官却是閻錫山的官，人家有意克扣工人的血汗钱，事前早把克扣来的一部分钱送到了脏官手里。穷人的状子写得一百一，不如监工的在县太爷的烟榻前张张嘴。告了半天，落得个“貽误工程，欺骗官家”的罪名，把发泉押进了看守所。

顺达听到了消息，急得眼前一阵漆黑，离乡背井，亲没亲，眷没眷。叫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怎么办呢？幸亏工友们讲义气，大家安慰顺达，照顾顺达，还每日凑些稀饭菜汤，让顺达提着小铁罐，一日三回往看守所里送。

一天，顺达送饭到看守所，门口的卫兵端着枪摇着明晃晃的刺刀，嘴里不干不净地说：

“妈的皮，鸡蛋碰石头，没长铁爪子，敢摸老虎屁股，告诉你爹，只要不再提工钱的事，县大老爷开恩，饶他狗命一条。”

顺达进了看守所，走到小窗口前看看爹，只见爹头发像个乱草堆，黑渣渣的胡子长满了两颊，人瘦得不成样子，没法，只好把那卫兵的话告诉了爹。爹听了，半天不言语，最后进出两个字：“熬吧！”

熬过了五个月。这时，蒋介石和閻錫山狗咬狗的战争打得正热。蒋介石的飞机三天两头到晋城来丢炸弹。城里人心惶惶，工友们怕生意外，都劝说：“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这笔仇记下吧！君子报仇，三年不晚。”

发泉从看守所出来，身子骨儿需要养一养，便带着顺达

踉踉跄跄地回了林县老家。

二

发泉回家以后，养息了些日子，身子慢慢地好轉了，但一口气憋在心里觉得怪不自在，常常自嘲自解地对順达說：“孩子，这年头手艺是要不得了，长大了，可別跟爹一般沒出息，不論穷富，守家种地是根本！”說实在，发泉有什么家业可守呢！收罢秋，交了租子还了債利，过不几天又得靠买粮食过日子，家里沒有金山銀山，哪經得起六口人张嘴吃喝。沒法，发泉只好对順达說：“孩子，跟爹跑了三四年，甜酸苦辣都尝过了，不是做爹的不疼孩子，只因穷人路窄，財主心狠……”話沒說完，泪水湿润了眼眶。順达是懂事的孩子，一看爹的神色，知道爹心里难受。忙說：

“爹，我不怨你，有什么話你說吧！”

发泉压制住自己的感情，說道：

“平順山上野菜多，那儿有你舅舅在，人挪活，树挪死，爹想帶着全家往山上去覓一条生路，讓你先到那儿去找你舅舅合計合計。”

“爹，我听你的。”

于是，順达第二次离家上了太行山，不过，这一次他是单枪匹馬走的。

舅舅郭双龙，原籍也是河南林县，因为日子混不下去，早年就逃荒到了平順县的路家口落戶。那里是太行山的脊

梁上的旁山沟，有句諺語說：低头看，干河滩，抬头看是高山；旱涝风灾年年有，庄稼十年九不收。这话一点也不假。苍苍莽莽的山峰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山上怪石嶙峋，黑压压地不见一棵大树，不长一根藤萝。地呢，东一块，西一点，巴掌一般大，宽处进不了耙，窄处插不下耩，一镢头刨下去，硬梆梆地尽是石头；盼着老天爷下点雨，抢着把种子点下去，要是碰不对，风吹鸟雀啄，还得重新补种。好容易苗儿出土，一场暴雨，山洪卷着泥沙，嘩嘩地直奔下山，冲得禾苗东倒西歪。几个晴天，庄稼叶子就萎蔫下来，连吃的水，还得走上几里路去担。

顺达到了舅舅家，说明了来意。正巧，这时候，西沟的地主郭召海想找一門佃户，舅舅几次三番求告，郭召海才答应租给他五亩二分山坡地，二间破窑。当时言定，租子大斗九石。地边上带有几棵杏树，舅舅说：“树随地走。”郭召海眨眨眼皮说：“谁立下的章程？这杏树，每年得给我五斗杏核；其他的荒坡地，大爷念你贫困，由你开去，开多开少不管，每年给五口袋山药蛋算啦！”

顺达听了，心里忐忑不安，脖子上拴麻绳，租子这么重，往后怎么办呀！郭召海一看顺达，三根筋挑个脑袋，再三叮嘱舅舅说：“喝酒的找提壶的，往后短了租子我找你算账！”

后来才了解，郭召海这五亩二分坡地，原是租给他的一个穷亲戚的，每年租子六石，这恶心狼为了更多地榨取穷人血汗，来了个六亲不认，赶走了穷亲戚，夺回了地，一转身，租子加了三石！

太行山的寒气逼人索索发抖。順达来到了两間破窑洞口，一看，眼都直了。这黑古隆冬的破窑，門沒門，窗沒窗，阴森森地像个冰窖，走进窑洞，連腰都直不起来，蜘蛛网挂得密密麻麻，像帘子似的，地上羊粪狼尿，臭不可聞，这哪是住人的地方，簡直連牲口厩都不如。順达动手到山坡上割了几捆茅草，鋪在地上当被褥，围在門口作門窗，三块石头頂个破鍋，从舅舅那里借来一些杂粮，就这样，熬过了冬天。

开了春，爹担了一担家当，娘扛着一架紡車，牵著大弟貴达和两个小弟妹，顛顛跛跛地来到了平順西沟，一家人算是在西沟安下了家。

万事起头难，异乡人吃的、穿的、用的要甚沒甚，太行山的早春依旧那么寒冷，一家人守着寒窑沒主张，爹說了：

“头年沒有扎下根，今年的日子强不了。”回头看看順达和貴达，“你哥俩都大啦，在这里多开些荒，多种些地蔓，地主要了粮食，有地蔓也能頂粮食吃。”

“我呐！”爹叹了口气，“手艺人丢了本行沒法混，明知是苦海，还得往下跳，赶明儿还是得上晋城，好歹掙几个錢。”

就这样，一家人送走了爹，在人地生疏的穷山沟里扎下根来。每天一大早，山沟里还是黑洞洞的时候，一家人上山割草，下坡开荒。沒有牲口，用人拉犁。娘吃力地压着犁杖，順达弯着腰，拚着全身力气拉着犁繩，汗水渗进土里，血泡长在肩上，可誰也不喊一声苦，只盼着秋后，交了租子能喝上頓糊糊湯。娘呢，更辛苦，白日里劳累了一整天，晚上，

孩子們入睡了，她點起一炷綫香，借着蠅頭一般大的一顆火星，吱噏吱噏地搖動紡車。

“娘，該睡啦，別熬壞了身子！”順達說。

“孩子！娘不想睡，不聽人說，前三十年睡不夠，後三十年睡不着嗎？！娘不比你們年青人啊！”說着，吱噏吱噏又搖轉紡車。娘是在哄孩子呀！娘有娘的心事：丈夫一去幾月，又沒信息又不見寄錢來，指望地里的莊稼吧，租子又那麼重。孩子們大了，身上沒件完整的衣服走不到人前去。趁着黑夜少睡一會覺，多紡些紗織一些布，掙下幾尺布來給孩子添雙布鞋縫件褂子，再不，就搞幾個錢买点鹽來，免得野菜樹葉吃得臉發腫。

綫香一根接着一根，娘熬到上下眼皮直打架，才倒在炕上打一會盹。

那年頭，鄰長馬樓，惡狠狠地村子里統治着窮人，三天派捐，兩日要稅，通知一下來，不管窮人有錢沒錢，說聲要，那管你当了被子卖了鍋，也得交。閻長的办法更是絕，他給窮人立下了“規矩”，只要烟洞里冒烟的人家，不管有沒有勞動力，就頂個門頭，十八天得出兩天官差。每到支差的日期，順達自己帶着糠菜窩窩，到閻長家去報到。有事，就牽着牲口送人、傳信；沒事，就扛把鋤頭到閻長家地裏去干活。說是出官差，實際就是白白給他干一天活。干完了，不但不說半個謝字，反而常常搶白順達說：“你辦得了什麼差使，家里不來個大人？”順達年青氣旺，可是滿肚子的怒火只能往肚里咽。

这时，爹离家半年多了，全家人天天盼望他寄钱回来，没料到连个信也没有。一天，娘对顺达说：“孩子，娘这几天心惊肉跳，怕是你爹出了什么事，你到晋城看看爹去！”

顺达紧了紧腰带，晓行夜宿，三天才到了晋城。东打听西打听，到处不见爹的影子。好不容易找到了发泉的徒弟玉山。玉山告诉顺达说：

“发泉师傅被‘臭壁虱’打死啦！”

“咋？甚时候死的？”

“六月十九……，兄弟！你……”

一听爹死的消息，顺达眼前一阵漆黑，一头栽在玉山怀里，人事不省了。等顺达苏醒过来后，玉山才把详情告诉他。原来发泉自春天来晋城后，就给财主“臭壁虱”盖房，到算工资的功夫，臭壁虱欺行霸市，一派无赖，发泉不服，遭了一顿毒打。发泉的身子头年在看守所被折磨了半年，这会又被毒打，加上心里憋着口气上不来，竟得了伤寒症，临死时，张着嘴巴说不出一句话……。

顺达听罢，怒冲冲地要去告状，可一想，没用，去年爹就为打官司落得个没好下场，满腔怒火没处出，只好跑到爹的坟头，唔唔唔地一场大哭，泪水把坟上的新土湿润了一大片。

……玉山给顺达凑了一元多钱的路费，让他回老家。

回家的路上，顺达腿都软了，三天的路程走了四天多，越近家越是迈不开步。

见了娘，说明情况，一家人抱头大哭，这豺狼当道的世